高僧傳卷第一　　通　廣

梁會稽嘉祥寺沙門釋慧皎撰

譯経上

攝摩騰一
竺法蘭二
安清三
支樓迦讖四
曇柯迦羅五
康僧會六
維祇難七
竺曇摩羅刹八
帛遠九
帛尸梨蜜十
僧伽跋澄十一
曇摩難提十二
僧伽提婆十三
竺佛念十四
曇摩耶舍十五

攝摩騰本中天竺人善風儀解大小乗経常遊化為任昔經往天竺附庸小國講金光明経會敵國侵境騰往曰経云能説此経法為地神所護使

所居安樂鋒鏑餘方始曾是為益乎乃
誓以忘身躬往和勸遂二國交歡由
是顯譽遠漢永平中明皇帝夜夢金人
飛空而至乃大集羣臣以占所夢通
人傅毅奉荅曰臣聞西域有神其名曰
佛陛下所夢將必是乎帝以為然即
遣郎中蔡愔博士弟子秦景等使往
天竺尋訪佛法愔等於彼遇見摩騰
乃要還漢地騰誓志弘通不憚疲苦
冒涉流沙至乎雒邑明帝甚加賞接
於城西門外立精舍以處之漢地有
沙門之始也但大法初傳未有歸信
故蘊其深解無所宣述後少時卒於
雒陽有記云騰譯四十二章經一卷
初緘在蘭臺石室第十四間中騰所
住處今雒陽城西門外白馬寺是也
相傳云外國國王嘗毀破諸寺唯招
提寺未及毀壞夜有一白馬繞塔悲
鳴即以啓王王即停壞諸寺因改招
提以為白馬故諸寺立名多取則焉
竺法蘭亦中天竺人自言誦經論數
万章為天竺學者之師時蔡愔既至
彼國蘭與摩騰共契遊化遂相隨而
來會彼學徒留礙蘭乃間行而至既

為天竺學者之師時蔡愔既至
彼國蘭與摩騰共契遊化遂相隨而

来會彼學徒留礙蘭乃間行而至既
達雒陽與騰同止少時便善漢言愔
於西域獲經即為翻譯所謂十地斷
結佛本生法海藏佛本行四十二章等五
部移都寇亂四部失本不傳江左唯四
十二章經今見在可二千餘言漢地
見存諸經唯此為始也愔又於西域
得畫釋迦倚像是優田王栴檀像師
第四作既至雒陽明帝即令畫工圖
寫置清涼臺中及顯節陵上舊像今
不復存焉又昔漢武穿昆明池底得
黑灰問東方朔朔云不委可問西域
人後法蘭既至眾人追以問之蘭云
世界終盡劫火洞燒此灰是也朔言
有徵信者甚眾蘭後卒於雒陽春
秋六十餘矣

安清字世高安息國王正后之太子
也幼以孝行見稱加又志業聰敏剋
意好學外國典籍及七曜五行醫方
異術乃至鳥獸之聲無不綜達嘗行
見羣鷰忽謂伴曰鷰云應有送食者
頃之果有致焉眾咸奇之故儁異之
聲早被西域高雖在居家而奉戒精

峻王薨便嗣大位乃深惟苦空猒離

頃之果有致焉衆咸奇之故俊異之
聲早被西域高雖在居家而奉戒精

峻王薨便嗣大位乃深惟苦空猒離
形器行服既畢遂讓國與叔出家脩
道博曉經藏尤精阿毗曇學諷持禪
經略盡其妙既而遊方弘化遍歷諸
國以漢桓之初始到中夏才悟機敏
一聞能達至止未久即通習華言於
是宣譯衆經改胡為漢出安般守意
陰持入大小十二門及百六十品初
外國三藏衆護撰述經要為二十七
章高乃剖析護所集七章譯為漢文
即道地經是其先後所出經論凡三十九
部義理明析文字允正辯而不華質
而不野凡在讀者皆亹亹而不勌焉
高窮理盡性自識緣業多有神迹世
莫能量初高自稱先身已經出家有
一同學多瞋分衛值施主不稱每輒
懟恨高屢加訶諫終不悛改如此二
十餘年乃與同學辭訣云我當往廣州
畢宿世之對卿明經精勤不在吾後
而性多瞋怒命過當受惡形我若得
道必當相度既而遂適廣州值寇賊
大亂行路逢一少年唾手拔刃曰真
得汝矣高笑曰我宿命負卿故遠來相

償卿之忿怒故是前世時意也遂申

大亂行路逢一少年唾手拔刃曰真
得汝矣高笑曰我宿命有負卿故遠來相

償卿之忿怒故是前世時意也遂申
頸受刃容無懼色賊遂煞之觀者堵
陌莫不駭其奇異既而神識還為安
息王太子即今時世高身也高遊化
中國宣經事畢值靈帝之末関雒擾
乱乃振錫江南云我當過廬山度昔
同學行達𨙸亭湖廟舊有靈威商旅
祈禱乃分風上下各無留滞甞有乞
神竹者未許輙取舫即覆没竹還本
處自是舟人敬憚莫不懾影高同旅
三十餘船奉牲請福神乃降祝曰船
有沙門可便呼上客咸驚愕請高入
廟神告高曰吾昔外國與子俱出家
學道好行布施而性多瞋怒今為𨙸
亭廟神周迴千里並吾所治以布施
故珍玩甚豐以瞋恚故墮此神報今
見同學悲欣可言壽盡旦夕而醜
形長大若於此捨命穢汙江湖當度
山西澤中此身滅後恐墮地獄吾有
絹千疋并雜寶物可為立法營塔使
生善處高曰故來相度何不出形神
曰形甚醜異衆人必懼高曰但出衆
人不怪也神從牀後出頭乃是大蟒不
知尾之長短至高膝邊高向之梵語

曰形甚醜異衆人必懼高曰但出衆
人不怪也神從牀出頭乃是大蟒不
知尾之長短至高膝邊高向之梵語
數番賛唄數番契蟒悲淚如雨須臾
還隱高即取絹物辭別而去舟侶颺
帆蟒復出身登山而望衆人舉手然
後乃滅倏忽之頃便達豫章即以廟
物造東寺高去後神即命過暮有一
少年上船長跪高前受其呪願忽然
不見高謂船人曰向之少年即䢼亭
廟神得離惡形矣於是廟神歇末無
復靈驗後人於山西澤中見一死蟒頭
尾數里今鄡陽郡虵村是也高後復
到廣州尋其前世害已少年時少年
尚在高逕至其家說昔日償對之事
并叙宿緣歡喜相向云吾猶有餘報
今當往會稽畢對廣州客悟高非凡
豁然意解追悔前愆厚相資供隨高
東遊遂達會稽至便入市正值市中
有乱相打者誤著高頭應時殞命廣
州客頻驗二報遂精勤佛法具說事
緣遠近聞知莫不悲慟明三世之有
徵也高既王種西域賔掾安息皆呼
為安侯至今猶為號焉天竺國自稱
書為天書語音訓詭蹇與漢殊異先

後傳譯多致謬濫唯高所出為羣譯

為安侯至今稱為号焉天竺國自稱
書為天書語音訓詭蹇與漢殊異先

後傳譯多致謬濫唯高所出為羣譯
之首安公以為難及面稟不異見聖列
代明德咸贊而思焉余訪尋衆録紀
載高公未有出没將以權迹隱顯應
廢多端或由傳者紕繆致成乖角輙
備列衆異庶或可論案釋道安經録
云安世高以漢桓帝建和二年至靈
帝建寧中二十餘年譯出三十餘部
經又別傳云晉太康末有安侯道人
来至東垣出經竟封一函於寺云後
四年可開之吳末行至楊州使人貸
一箱物以買一奴名福善云是我善
知識仍將奴適豫章度䢼亭廟神為
立寺竟福善以刀刺安侯胷於是而
終東垣人遂發其所封函理自成字
云尊吾道者居士陳恵傳禪經比丘
僧會是日正四年也又庾仲雍荊州
記云晉初有沙門安世高度䢼亭廟
神得財物立白馬寺於荊城東南隅
宋臨川康王宣驗記云蟒死於吳末曇
宗塔寺記云丹陽瓦官寺晉哀帝時
沙門慧力所立後有沙門安世高以
䢼亭廟餘物治之然道安法師既

校閲羣經詮録傳譯必不應謬從漢

沙門慧力所立後有沙門安世高以
郡亭廟餘物治之然道安法師既

校閱羣經詮錄傳譯必不應謬從漢
桓建和二年至晉太康凡經一百四
十餘年若高公長壽或能如此而事
不應然何者案如康僧會注安般
守意經序云此經世高所出久之流
翳會有南陽韓林潁川文業會稽陳
惠此三賢者信道篤密會共請受乃
陳惠義余助斟酌尋僧會以晉太康
元年乃死而已云此經出後久之流
翳又世高封函之字云尊吾道者居
士陳恩傳禪經者比丘僧會然安般
所明盛說禪業是知封函之記信非
虛作既云二人方傳吾道豈容與共
同世且別傳自云傳禪經者比丘僧
會會已太康初死何容太康之末方
有安侯道人首尾之言自為矛盾正
當隨有一書謬指晉初於是後諸作
者或道太康或言吳末雷同奔競無
以校焉既晉初之說尚已難安而曇
宗記云晉哀帝時世高方復治寺其
為謬諸過乃懸矣
支樓迦讖亦直云支讖本月支人操
行純深性度開敏稟持法戒以精懃

著稱諷誦羣經志在宣法漢靈帝時

支樓迦讖亦直云支讖本月支人操
行純深性度開敏稟持法戒以精勤

著稱諷誦羣經志在宣法漢靈帝時
遊于雒陽以光和中平之間傳譯梵文出
般若道行般舟首楞嚴等三經又有
阿闍世王寶積等十餘部經歲久無
錄安和公校定古今精尋文體云似
讖所出凡此諸經皆審得本旨了不
加飾可謂善宣法要弘道之士也後
不知所終時有天竺沙門竺佛朔亦
漢靈之時齎道行經來適雒陽即轉
梵為漢譯人時滯雖有失旨然弃文
存質深得經意朔又以光和二年於
雒陽出般舟三昧讖為傳言河南雒陽
孟福張蓮筆受時又有優婆塞安玄
安息國人性貞白深沈有理致博誦
羣經多所通習亦以漢靈之末遊賓
雒陽以功號曰騎都尉性虛靖溫恭
常以法事為己任漸解漢言志宣經
典常與沙門講論道義世所謂都尉
者也玄與沙門嚴佛調共出法鏡經
玄口譯梵文佛調筆受理得音正盡
經微旨郢匠之美見述後代調本臨
淮人綺年穎悟敏而好學世稱安侯
都尉佛調三人傳譯號為難繼調又

撰十慧亦傳於世安公稱佛調出經

淮人綺年穎悟敏而好學世稱安侯
都尉佛調三人傳譯號爲難繼調又

撰十慧亦傳於世安公稱佛調出經
省而不煩全本巧妙又有沙門支曜康巨
康孟詳等並以漢靈獻之間有慧學
之譽馳於京雒曜譯成具定意小本
起等巨譯問地獄事經並言直理旨
不加潤飾孟詳譯中本起及脩行本
起先是沙門曇果於迦維羅衛國得
梵本孟詳共竺大力譯爲漢文安公
云孟詳所出弈弈流便足騰玄趣也
曇柯迦羅此云法時本中天竺人家
世大富常修梵福迦羅幼而才悟質
像過人讀書一覽皆文義通暢善學
四圍陁論風雲星宿圖讖運變莫不
該綜自言天下文理畢己心腹至年
二十五入一僧坊看遇見法勝毗曇
聊取覽之茫然不解殷懃重省更增
惛漠乃歎曰吾積學多年浪志墳典
遊刃經籍義不再思文無重覽今覩
佛書頓出情外必當理致鈎深別
爲解釋遂深悟因果妙達三世始知
佛教宏曠俗書所不能及乃弃捨世
榮出家精苦誦大小乘經及諸部毗

尼常貴遊化不樂專守以魏嘉平中

佛教宏曠俗書所不能及乃棄捨世
榮出家精苦誦大小乘経及諸部毗

尼常貴遊化不樂專守以魏嘉平中
来至洛陽于時魏境雖有佛法而道
風訛替亦有衆僧未稟歸戒正以剪
落殊俗耳設復齋懺事法祠祀迦羅
既至大行佛法時有諸僧共請迦羅
譯出戒律迦羅以律部曲制文言繁
廣佛教未昌必不承用乃譯出僧祇
戒心止備朝夕更請梵僧立羯磨法
受戒中夏戒律始自于此迦羅後不
知所終時又有外國沙門康僧鎧者
亦以嘉平之末来至洛陽譯出郁伽
長者等四部経又有安息國沙門曇
帝亦善律學以魏正元之中来遊洛
陽出曇無徳羯磨又有沙門帛遠不
知何人亦才明有深解以魏甘露中
譯出無量清淨平等覺経等凡六部
経後不知所終焉
康僧會其先康居人世居天竺其父
因商賈移于交趾會年十餘歲二親
並終至孝服畢出家勵行甚峻為人
弘雅有識量篤至好學明解三藏博
覽六経天文圖緯多所綜涉辯於樞
機頗屬文翰時孫權已制江左而佛

教未行先有優婆塞支謙字恭明一

覽六典天文圖緯多所綜涉辯於樞
機頗屬文翰時孫權已制江左而佛

教未行先有優婆塞支謙字恭明一
名越本月支人来遊漢境初漢桓靈
之世有支讖譯出衆經有支亮字紀
明資學於讖又受業於亮博覽經籍
莫不精究世閒伎藝多所綜習遍學
異書通六國語其為人細長黑瘦眼
多白而睛黄時人為之語曰支郎眼
中黄形軀雖細是智囊漢獻末乱避
地于吴孫權聞其才慧召見悅之拜
為博士使輔導東宫韋曜諸人共盡
匡益但生自外域故吴志不載謙以
大教雖行而經多梵文未盡翻譯已
妙善方言乃收集衆本譯為漢語從
吴黄武元年至建興中所出維摩大般
泥洹法句瑞應本起等四十九經曲
得聖義辭旨文雅又依無量壽中本
起製菩提連句梵唄三契并注了本
生死經等皆行於世時吴地初染大
法風化未全僧會欲使道振江左興
立圖寺乃杖錫東遊以吴赤烏十年
初達建鄴營立茅茨設像行道時吴
國以初見沙門覩形未及其道疑為
矯異有司奏曰有外人入境自稱沙

門容服非恒事應檢察權曰昔漢明

國以初見沙門覩形未及其道
矯異有司奏曰有外人入境自稱沙

門容服非恒事應檢察權曰昔漢明
帝夢神号稱為佛彼之所事豈非其
遺風耶即呂會詰問有何靈驗會曰
如來遷迹忽逾千載遺骨舍利神曜
無方昔阿育王起塔乃八万四千夫塔
寺之興以表遺化也權以為誇誕乃
謂會曰若能得舍利當為造塔如其
虛妄國有常刑會請期七日乃謂其
眷屬曰法之興廢在此一擧今不至誠
後將何及乃共潔齋靜室以銅瓶加
几燒香礼請七日期畢寂然無應求
伸二七亦復如之權曰此寔欺誑將欲
加罪會更請三七權又特聽會謂法
屬曰宣尼有言曰文王既沒文不在
茲乎法靈應降而吾等無感何假王憲
當以誓死為期耳三七日暮猶無所
見莫不震懼既入五更忽聞瓶中鏗
然有聲會自往視果獲舍利明旦呈
權舉朝集觀五色光炎照曜瓶上權
自手執瓶瀉于銅盤舍利所衝盤即破
碎權大肅然驚起而曰希有之瑞也
會進而言曰舍利威神豈直光相而
已乃劫燒之火不能焚金剛之杵不
能碎權命令試之會更誓曰法雲方被

會道而言曰舍利威神豈直光拒而
巳乃刼燒之火不能焚金剛之杵不

能碎權命令試之會更誓曰法雲方被
蒼生仰澤願更垂神迹以廣示威靈
乃置舍利於鐵砧椎上使力者擊之
於是砧椎俱陷舍利無損權大歎服
即為建塔以始有佛寺故号建初寺
因名其地為佛陁里由是江左大法
遂興至孫皓即正法令苛虐廢弃淫
祀乃及佛寺並欲毀壞皓曰此由何
而興若其教真正與聖典相應者當
存奉其道如其無實皆悉焚之諸臣
僉曰佛之威力不同餘神康會感瑞大
皇創寺今若輕毀恐貽後悔皓遣張
昱詣寺詰會昱雅有才辯難問縱橫
會應機騁詞文理鋒出自旦之夕昱
不能屈既退會送于門時寺側有淫
祀者昱曰玄化既孚此輩何故近而不
革會曰雷霆破山聾者不聞非音之
細苟在理通則万里懸應如其阻塞
則肝膽楚越昱還歎會才明非臣所
測願天鑒察之皓大集朝賢以馬車
迎會會既坐皓問曰佛教所明善惡
報應何者是耶對曰夫明主以孝慈訓
世則赤烏翔而老人星見仁德育物

則醴泉涌而嘉苗出善既有瑞惡亦

報應何者是耶會對曰夫明主以孝慈訓
世則赤烏翔而老人星見仁德育物

則醴泉涌而嘉苗出善既有瑞惡亦
如之故為惡於隱鬼得而誅之為惡
於顯人得而誅之易稱積善餘慶詩
詠求福不回雖儒典之格言即佛教
之明訓皓曰若然則周孔已明何用
佛教會曰周孔所言略示近迹至於釋
教則備極幽微故行惡則有地獄
長苦修善則有天宮永樂舉茲以明
勸沮不亦大哉皓當時無以折其言
皓雖聞正法而昏暴之性不勝其虐後
使宿衛兵入後宮治園於地得一金
像高數尺呈皓皓使著不淨處以穢
汁灌之共諸羣臣笑以為樂俄尒之
間舉身大腫陰處尤痛叫呼徹天太
史占言犯大神所為即祈祀諸廟永
不差愈婇女先有奉法者因問訊云
陛下就佛寺中求福不皓舉頭問曰
佛神大耶婇女云佛為大神皓心遂
悟具語意故婇女即迎像置殿上香
湯洗數十過燒香懺悔皓叩頭于枕自
陳罪狀有頃痛間遣使至寺問訊道
人請會說法會即隨入皓具問罪福
之由會為敷析辭甚精要皓先有才

解欣然大悅因求看沙門戒會以戒

人請會說法會即隨入皓具問罪福
之由會為敷析辭甚精要皓先有才

高僧傳考異

解欣然大悅因求看沙門戒會以戒
文禁秘不可輕宣乃取本業百三十
五願分作二百五十事行住坐卧皆
願衆生皓見慈願廣普益增善意即
就會受五戒旬日疾瘳乃於會所住
更加修飾宣示宮室莫不必奉會在
吴朝亟說正法以皓性凶麁不及妙
義唯叙報應近事以開其心會於建
初寺譯出衆經所謂阿難念弥鏡面
王察微王梵皇經等又出小品及六
度集雜譬喻等並妙得其體文義允
正又傳泥洹唄聲清靡哀亮一代模
式又注安般守意法鏡道樹等三經
并製經序辭趣雅便義旨微密並見
於世至吴天紀四年四月皓降晉九
月會遘疾而終是歲晉武太康元
年也至晉成咸和中蘇峻作乱焚會
所建塔司空何充復更修造平西將
軍趙誘世不奉法傲慢三寶入此
寺謂諸道人曰久聞此塔屢放光明
虛誕不經所未能信若必自覩所不
論耳言竟塔即出五色光照曜堂剎
誘肅然毛竪由此信敬於寺東更立

高僧傳考異 第十七丈

小塔遠由大聖所感近亦康會之力

誘肅然毛豎由此信敬於寺東更立
小塔遠由大聖所感近亦康會之力
高僧傳弟一巻　弟十七丈　廣
故圖寫厥像至于今孫綽為之贊曰
會公蕭瑟　實惟令質　心無近累
情有餘逸　厲幽夜振　拔彼尤黜
超然遠詣　卓矣高出
有記云孫晧打試舍利謂非余柰晧
將壞寺諸臣咸荅康會感瑞大皇創
寺是知初感舍利必也權時故數家
傳記咸言孫權感舍利於吳宮其後
更試神驗或將晧也
維祇難本天竺人世奉異道以火祠為
正時有天竺沙門習學小乘多行道
術經遠行逼暮欲寄難家宿難家既
事異道精忌釋子乃處之門外露地
而宿沙門夜密加呪術令難家所事
之火欻然變滅於是舉家共出稽請
沙門入室供養沙門還以呪術變火
令生難既覩沙門神力勝己即於佛
法大生信樂乃捨本所事出家為道
依此沙門以為和上受學三藏妙善
四含遊化諸國莫不皆奉以吳黃武
三年與同伴竺律炎來至武昌賫曇
鉢經梵本曇鉢者即法句經也時吳
高僧傳弟一巻　弟十八丈　廣
書共請出經難既未善國語乃共其

三年與同伴竺律炎來至武昌賚
鉢經梵本曇鉢者即法句經也時吳

書共請出經難既未善國語乃共其
伴炎譯為漢文炎亦未善漢言頗有
不盡志存義本辭近朴質至晉惠之
末有沙門法立更譯為五卷沙門法巨
著筆其辭味小華也立又別出小經
近百許首值永嘉末亂多不復存
竺曇摩羅剎此云法護其先月支人
本姓支氏世居燉煌郡年八歲出
家事外國沙門竺高座為師誦經日
万言過目則能天性純懿操行精苦
篤志好學万里尋師是以博覽六經
遊心七籍雖世務毀譽未甞介抱是
時晉武之世寺廟圖像雖崇京邑而
方等深經蘊在葱外護乃慨然發憤
志弘大道遂隨師至西域遊歷諸國外
國異言三十六種書亦如之護皆遍
學貫綜詁訓音義字體無不備識遂
大賫梵經還歸中夏自燉煌至長安
沿路傳譯寫為晉文獲賢劫正法華
光讚等一百六十五部孜孜所務唯以弘通為
業終身寫譯勞不告勸經法所以廣流中
華者護之力也護以晉武之末隱居
深山山有清澗恒取澡漱後有薪採

者穢其水側俄頃而燥護乃徘徊歎

華者護之力也護以晉武之末隱居
深山山有清澗恒取澡漱後有新採

者穢其水側俄頃而燥護乃徘徊歎
曰人之无德遂使清泉輟流永竭真
無以自給正當移去耳言訖而泉涌
滿澗其幽誠所感如此故支遁為之
像讚云護公澄寂道德淵美微吟詠谷枯
泉漱水邈矣護公天挺弘懿濯足流
沙領枝玄致後立寺於長安青門
外精勤行道於是德化遐布聲蓋四
遠僧徒數千咸所宗事及晉惠西奔
関中擾乱百姓流移護與門徒避東
下至澠池遘疾而卒春秋七十有八
後孫綽制道賢論以天竺七僧方竹
林七賢以護正山巨源論云護公德
居物宗巨源位登論道二公風德高
遠足為流輩矣其見美後代如此時
有清信士聶承遠明解有才篤志務
法護公出經多參正文句超日明經初譯
頗多煩重承遠刪正得今行二卷其
所詳定類皆如此承遠有子道真亦
善梵學此君父子比辭雅便無累於
古又有竺法首陳士倫孫伯虎虞世
雅等皆共承護旨執筆詳校安公云
護公所出若審得此公手執經領必

正凡所譯經雖不辯妙婉顯而宏達

雅等皆共承護旨執筆詳校安公云
護公所出若審得此公手執綱領必
正凡所譯經雖不辯妙婉顯而宏達
欣暢特善無生依慧不文朴則近本
高僧傳卷第一　第十丈　慶
其見稱若此護世居燉煌而化道
周給時人咸謂燉煌菩薩也
帛遠字法祖本姓萬氏河內人父威
達以儒雅知名州府辟命皆不赴祖
少發道心啓父出家辭理切至父不
能奪遂改服從道祖才思俊徹敏朗
絕倫誦經日八九千言研味方等妙
入幽微世俗墳素多所該貫乃於長
安造築精舍以講習為業白黑宗稟
幾且千人晉惠之末太宰河間王顒
鎮關中虛心敬重待以師友之敬每
至閑辰靖夜輒談講道德于時西府初
建俊乂甚盛能言之士咸服其遠達
祖見群雄交爭干戈方始志欲潛遁
隴右以保雅操會張輔為秦州刺史
鎮隴上祖與之俱行輔以祖名德顯
著衆望所歸欲令反服為己僚佐祖
固志不移由是結憾先有州人管蕃
與祖論議屢屈於祖蕃深銜恥恨每
加讒構祖行至汧縣忽語道人及弟
子云我數日對當至便辭別作素書
高僧傳卷第一　第十一丈　實
分布經像及資財都訖明晨詣輔共
[illegible]

子云我數日對當至便辭別作素書

分布經像及貲財都訖明晨詣輔共
語忽忤輔意使叉之行罰衆咸悵惋
祖曰我來畢對此宿命久結非今事
也乃乎十方佛祖前身罪緣歡喜畢
對頭從此以後與輔為善知識無令
受殺人之罪遂便鞭之五十奄然命
終輔後具聞其事方大悔恨祖道化
之聲被於關隴崤函之右奉之若神
我晉嗟慟行路流涕隴上羌胡率精
騎五千將欲迎祖西歸中路聞其遇
害悲恨不及衆咸憤激欲復祖之讎
輔遣軍上隴羌胡率輕騎逆戰時天
水故帳下督富整遂因忿斬輔羣胡既
雪忿恥稱善而還共分祖尸各起塔
廚輔字世偉南陽人張衡之後雖有
才解而酷不以理撗殺天水太守封
尚百姓疑駭因亂而斬焉管蕃亦卒
以傾險致敗後少時有一人姓李名
通死而更蘇云見祖法師在閻羅王
處為王講首楞嚴經云講竟應往忉
利天又見祭酒王浮一云道士基公
次被鎖械求祖懺悔昔祖平素之日
與浮每爭邪正浮屢屈既瞋不自忍

乃作老子化胡經以誣謗佛法殃有

次被鎖械求祖懺悔昔祖平素之日
與淨每爭邪正淨屢屈既瞋不自忍
乃作老子化胡經以誣謗佛法殃有

所歸故死方思悔孫綽道賢論以法
祖匹嵇康論云帛祖釁起於管蕃中
散作於鍾會二賢並以俊邁之氣昧
其衛身之慮栖心事外輕世招患殆
不異也其見稱如此祖既博涉多閑
善通梵漢之語常譯惟逮弟子本五
部僧等三部經又注首楞嚴經又言
別譯數部小經值乱零失不知其名
祖弟法祚亦少有令譽被博士徵不
就年二十五乃出家深洞佛理關隴知
名時梁州刺史張光以祚兄不肯反
服輔之所煞光又逼祚令罷道祚執
志堅貞以死為誓遂為光所害春秋
五十有七注放光般若經及著顯宗
論等光字景武江夏人後為武都楊
難敵所圍發憤而死時晉惠之世又
有優婆塞衛士度譯出道行般若經
二卷士度本司州汲郡人雖流寓門
安貧樂道常以佛法為心當其亡日
清淨澡漱誦經千餘言然後引衣尸
卧奄然而卒

帛尸梨密多羅此云吉友西域人時人呼
為高座傳云國王之子當承繼世而

臨奄處而卒

帛尸梨蜜多羅此云吉友西域人時人呼為高座傳云國王之子當承繼世而以國讓弟闇軌太伯既而悟心天啓遂為沙門蜜天姿高朗風神超邁直尒對之便卓出於物晉永嘉中始到中國值乱仍過江止建初寺丞相王導一見而奇之以為吾之徒也由是名顯太尉庾元規光禄周伯仁太常謝幼輿廷尉桓茂皆一代名士見之終日累歎披衿致契導嘗詣蜜蜜解帶偃伏悟言神解時尚書令卞望之亦與蜜致善須臾望之至蜜乃斂衿飾容端坐對之有問其故蜜曰王公風道期人卞令軌度格物故其然耳諸公於是歎其精神灑屬皆得其所桓廷尉嘗欲為蜜作名目久之未得有云尸梨蜜可謂卓朗於是桓乃咨嗟絶歎以為標題之極太將軍王處仲在南夏聞王周諸公皆器重蜜疑以為失及見蜜乃欣振奔至一面盡虔周顗為僕射領選臨入過造蜜乃歎曰若使太平之世盡得選此賢真令人无恨也俄而顗遇害往省其孤對坐作胡唄三契梵響凌雲誦呪數千言音高暢顏容不變既而揮涕收

令人无恨也俄而顗遇蜜往省其孤
對坐作胡唄三契梵響凌雲誦呪數
千言音高暢顏容不變既而揮涕收

淚神氣自若其哀樂廢興皆此類也
王公嘗謂蜜曰外國有君一人而已
蜜笑曰若使我如諸君今日豈得
在此當時為佳言蜜性高簡不學晉
語諸公與之語言蜜雖因傳譯神領
意得頓盡言前莫不歎其自然天拔
悟得非常蜜善持呪術所向皆驗初
江東未有法蜜譯出孔雀王經明諸
神呪又授弟子覓歷高聲梵唄傳響
于今晉咸康中卒春秋八十餘諸公
聞之痛惜流涕桓宣武每云少見高
座稱其精神著出當年瑯琊王珉師
事於蜜乃為之序曰春秋吳楚稱子
傳者以先中國而後四夷豈不以三
代之胤行乎殊俗之禮以戎狄貪婪
無仁讓之性乎然而卓世之秀時生
於彼逸羣之才或侔乎茲故知天授
英偉豈俟於華戎自此以來唯漢世
有金日磾之賢盡於仁孝忠誠德信
純至非為明達足論高座心造峯極
交儁以神風領朗越過之遠矣蜜常
在石子崗東行頭陁既卒因葬于此

成帝懷其風為樹剎冢所後有關右

交雋以神風領郎越過之遠矣密常
在石子崗東行頭陀既卒因葬于此

成帝懷其風為樹剎冢所後有關右
沙門来遊京師迺於冢處起寺陳郡
謝混贊成其業追旌往事仍曰高座
寺也
僧伽跋澄此云衆現罽賓人毅然有
淵懿之量歷尋名師備習三藏博覽
衆典特善數經闇誦阿毗曇毗婆沙
貫其妙旨常浪志遊方觀風弘化符
堅建元十七年来入關中是大乘之
典未廣禪數之學甚盛既至長安咸
稱法匠焉符堅秘書郎趙正崇仰大
法嘗聞外國宗習阿毗曇毗婆沙而
跋澄諷誦乃四事礼供請譯梵文遂
共名德法師釋道安等集僧宣譯跋
澄口誦經本外國沙門曇摩難提筆
受為梵文佛圖羅剎宣譯秦沙門敏
智筆受為晉本以僞秦建元十九年
譯出自孟夏至仲秋方訖跋澄又齎
婆須蜜梵本自隨明年趙正復請出
之跋澄乃與曇摩難提及僧伽提婆
三人共執梵本秦沙門佛念宣譯慧
嵩筆受安公法和對共挍定故二經
流布傳學迄今跋澄戒德整峻虛靖

離俗關中僧衆則而象之後不知所

嵩筆受安公法和對共挍定故二經
流布傳學迄今蹤澄戒德整峻虛靖

離俗關中僧衆則而象之後不知所
終佛圖羅刹不知何國人德業純粹
該覽經典久遊中土善閑漢言其宣
譯梵文見重符世
曇摩難提此云法喜兜佉勒人齠年
離俗聰慧夙成研諷經典以專精致
業遍觀三藏闇誦增一阿含經博識
洽聞靡所不綜是以國內遠近咸共
推服少而觀方遍歷諸國常謂弘法
之體宜宣布未聞故遠冒流沙懷寶
東入以符氏建元中至于長安難提
學業既優道聲甚盛符堅深見禮接
先是中土群經未有四含堅臣武威
太守趙正欲請出經時慕容沖已叛
起兵擊堅關中擾動正慕法情深忘
身為道乃請安公等於長安城中集
義學僧請難提出中增一二阿含幷
先無所出毗曇心三法度等凡一百
六卷佛念傳譯慧嵩筆受自夏迄春
綿涉兩載文字方具及姚萇寇逼關
內人情危阻難提乃辭還西域不知
所終其時也符堅初敗群鋒互起戎
旅縱暴民流四出而猶得傳譯大部

蓋由趙正之力正字文業洛陽清水

而終其時也苻堅初敗羣鋒互起戎
妓縱暴民流四出而猶得傳譯大部

蓋由趙正之力正字文業洛陽清水
人或曰濟陰人年十八為秦著作郎
後遷至黃門郎武威太守為人無鬚
而瘦有妻妾而無兒時人謂閹然而
情度敏達學兼內外性好譏諫无所
迴避苻堅末年寵惑鮮卑堕於治正
正因歌諫曰昔聞孟津河千里作一
曲此水本自清是誰攪令濁堅動容
曰是朕也又歌曰北園有一棗布
葉垂重陰外雖饒棘刺內實有赤心
堅笑曰將非趙文業耶其調戲機捷
皆此類也後因關中佛法之盛乃願
欲出家堅惜而未許及堅死後方遂
其志更名道整因作頌曰佛生何以
晩泥洹一何早歸命釋迦文今來投
大道後遁世商洛山專精經律晉雍
州刺史郗恢欽其風尚逼共同遊終
於襄陽春秋六十餘矣
僧伽提婆此言衆天亦云提和音訛故
也本姓瞿曇氏罽賓人入道修學遠
求明師學通三藏尤善阿毗曇心
洞其纖旨誦三法度論晝夜嗟味以
為入道之府也為人儁朗有深鑒而

儀止溫恭務在誨人恂恂不怠苻氏

洞其纖旨誦三法度論晝夜諷味以
為入道之府也為人儁朗有深鑒而

儀止溫恭務在誨人恂恂不怠苻氏
建元中來入長安宣流法化初僧伽
跋澄出婆須蜜及曇摩難提所出二
阿含毗曇廣說三法度等凡百餘万言
屬慕容之難戎敵紛擾兼譯人造次
未善詳悉義旨句味往往不盡俄而
安公弃世未及改正後東山清平提
婆乃與冀州沙門法和俱適洛陽四
五年間研講前經居華稍積博明漢
語方知先所出經多有乖失法和慨
歎未定乃更令提婆出阿毗曇及廣
說衆經頌之姚興王秦法事甚盛於
是法和入關而提婆度江先是廬山
慧遠法師翹勤妙典廣集經藏虛心
側席延望遠賓聞其至止即請入廬
岳以晉太元中請出阿毗曇心及三
法度等提婆乃於般若臺手執梵文
口宣晉語去華存實務盡義本今之
所傳蓋其文也至隆安元年來遊京
師晉朝王公及風流名士莫不造次
致敬時衛軍東亭侯瑯琊王珣𢇛懿
有深信荷持正法建立精舍廣招學
衆提婆既至珣即延請乃於其舍講

阿毗曇名僧畢集提婆宗致既精詞

衆提婆既至珣即延請仍於其舍講

阿毗曇名僧畢集提婆宗致既精詞
旨明析振發義理衆咸悅悟時王弥
亦在座聽後於別屋自講珣問法綱
道人阿弥所得云何荅曰大略全是
小未精覈耳其敷析之明啓人心如
此其冬珣集京都義學沙門慧持等
四十餘人更請提婆重譯中阿含等
罽賓沙門僧伽羅叉執梵本提婆翻
為晉言至來夏方訖其在江洛左右
所出衆經百餘万言歷遊華戎備悉
風俗從容機警善於談笑其道化聲
譽莫不聞焉後不知所終
竺佛念涼州人弱年出家志業清堅
外和內朗有通敏之鑒諷習衆經粗
涉外典其蒼雅詁訓尤所明達少好
遊方備貫風俗家世西河洞曉方語
華戎音義莫不兼釋故義學之譽雖
闕洽聞之聲甚著符氏建元中有僧
伽跋澄曇摩難提等入長安趙正請出
諸經當時名德莫能傳譯衆咸推念
於是澄執梵文念譯為晉質斷疑義
音字方明至建元二十年正月復請
曇摩難提出增一阿含及中阿含

於長安城內集學沙門請念為譯敷

音字方明至建元二十年正月復請
曇摩難提出增一阿含及中阿含
於長安城內集學沙門請念爲譯勅

析研覆六載乃音二含之顯念宣譯
之功也自世高支謙以後莫踰於念在
符姚二代爲譯人之宗故關中僧衆咸
共嘉焉後續出菩薩瓔珞十住斷結
及出曜胎經中陰經等始就治定意
多未盡遂尓遘疾卒于長安遠近白
黑莫不歎惜
曇摩耶舍此云法明罽賓人少而好
學年十四爲弗若多羅所知長而氣
幹高爽雅有神慧該覽經律明悟出
羣篤志八禪遊心七覺時人方之浮
頭婆䭾孤行山澤不避豺虎獨處思
念動移宵日甞於樹下每自刻責年
將三十尚未得果何其懈哉於是累
日不寢不食專精苦到以悔先罪乃
夢見博叉天王語之曰沙門當觀方
弘化曠濟爲懷何守小節獨善而已
道假衆緣復須時熟非分強求死而
無證覺自恩惟欲遊方授道既而踰
歷名邦履踐郡國以晉隆安中初達
廣州住白沙寺耶舍善誦毗婆沙律
人咸号爲大毗婆沙時年已八十五

徒衆八十五人時有清信女張普明

廣州住白沙寺耶舍善誦毗婆沙律
人咸号為大毗婆沙時年已八十五
高僧傳卷第一　第二十六丈　廣
徒衆八十五人時有清信女張普明
諮受佛法耶舍為説佛生縁起并為
譯出差摩經一卷至義熙中来入長
安時姚興僭号甚崇佛法耶舍既至
深加異會有天竺沙門曇摩掘多来
入關中同氣相求婉然若舊因共耶
舍譯舍利弗阿毗曇以為秦弘始九
年初書梵書文至十六年翻譯方竟
凡二十二卷為太子姚泓親管理味
沙門道標為之作序耶舍後南遊江
陵止于辛寺大弘禪法其味靖之賓
披而至者三百餘人凡士庶造者雖
先無信心見皆欣悦有一師一弟子
修業並得羅漢傳者失其名又甞於
外門閉户坐禪忽有五六沙門来入
其室又時見沙門飛来樹端者往往
非一常交接神明而俯同矇俗雖道
迹未彰時人咸謂已階聖果至宋元
嘉中辭還西域不知所終耶舍有弟
子法度善梵漢之言常為譯語度本
竺婆勒子勒久停廣州往来求利中
途於南康生男仍名南康長名金迦
入道名法度度初為耶舍弟子承受
第二十七丈　廣
經法耶舍既還外國度便獨執矯異

迹未彰時人咸謂已階聖果至宋元
嘉中辭還西域不知所終耶舍有弟
子法度善梵漢之言常爲譯語度本
竺婆勒子勒久停廣州往來求利中
途於南康生男仍名南康長名金迦
入道名法度度初爲耶舍弟子承受
經法耶舍既還外國度便獨執矯異
規以攝物乃言專學小乘禁讀方等
唯礼釋迦無十方佛食用銅鉢無別
應器又令諸尼相捉而行悔罪之日
但伏地相向唯宋故丹陽尹顏瑗女
法弘尼交州刺史張牧女普明尼初
受其法今都下宣業弘光諸尼習其
遺風東土尼衆亦時傳其法

高僧傳卷第一